

文白对照全译

資治通鑑

● 北京燕山出版社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全译本

(第二十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目 录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九

- 后唐纪八 起阙逢敦牂二月,尽旃蒙协洽,
凡一年有奇。…………… (8057)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

- 后晋纪一 柔兆浞滩,一年。…………… (8088)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一

- 后晋纪二 起强圉作噩,尽著雍阉茂,凡二年。…………… (8114)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二

- 后晋纪三 起屠维大渊献,尽重光赤奋若,凡三年。… (8139)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三

- 后晋纪四 起玄默摄提格,尽阙逢执徐正月,
凡二年有奇。…………… (8170)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四

- 后晋纪五 柔兆起阙逢执徐二月,尽旃蒙大荒落七月,
凡一年有奇。…………… (8198)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五

- 后晋纪六 起旃蒙大荒落八月,尽柔兆敦牂,
凡一年有奇。…………… (8224)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六

- 后汉纪一 超强圉协洽正月,尽四月,不满一年。…………… (8250)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七

- 后汉纪二 起强圉协洽五月,尽著雍 滩二月,

- 不满一年。 (8276)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八**
- 后汉纪三 起著雍 君滩三月,尽屠维作噩,
凡一年有奇。 (8302)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八十九**
- 后汉纪四 上章阇茂,一年。 (8329)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卷**
- 后周纪一 起重光大渊献,尽玄默困敦八月,
凡一年有奇。 (8356)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一**
- 后周纪二 起玄默困敦九月,尽闾逢摄提格四月,
凡一年有奇。 (8385)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二**
- 后周纪三 起闾逢摄提格五月,尽柔兆执徐二月,
凡一年有奇。 (8414)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三**
- 后周纪四 起柔兆执徐三月,尽强圉大荒落,
凡一年有奇。 (8440)
-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四**
- 后周纪五 起著雍敦牂,尽屠维协洽,凡二年。 (8467)
- 职官名词解释** (849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九

后唐纪八 起阏逢敦牂二月，尽旃蒙协洽，凡一年有奇。

潞王下

清泰元年 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节度使赵季良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领节度使如故。

吴人多不欲迁都者，都押牙周宗言于徐知诰曰：“主上西迁，公复须东行，不惟劳费甚大，且违众心。”丙子，吴主遣宋齐丘如金陵，谕知诰罢迁都。

先是，知诰久有传禅之志，以吴主无失德，恐众心不悦，欲待嗣君；宋齐丘亦以为然。一旦，知诰临镜镊白髭，叹曰：“国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请如江都，微以传禅讽吴主，且告齐丘。齐丘以宗先己，心疾之，遣使驰诣金陵，手书切谏，以为天时人事未可；知诰愕然。后数

后唐潞王清泰元年（公元934年），二月，癸酉（初三），蜀主孟知祥任用武泰节度使赵季良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领节度使名衔如故。

吴国人很多都不想迁都，都押牙周宗向徐知诰进言说：“主上西迁金陵，您却需要东镇江都，不但劳费的人力物力很大，并且违背人心。”丙子（初六），吴主杨溥派宋齐丘到金陵，告谕徐知诰：迁都之事不再提了。

过去，徐知诰很早就有让吴主把皇位传给自己的意图，因为吴主没有什么失德之处。他担心众心不服，便想等待嗣君继位后再说；宋齐丘也觉得这样做为好。有一天早上，徐知诰照着镜子拔镊着发白的胡须，叹着气说：“国家安宁而我已经老了，怎么办呢？”周宗了解他的意图，请求去江都，微微把传让帝位的意思劝说吴主，并且告诉了宋齐丘。宋齐丘认为周宗走在自己的前面，心里忌恨，便让人急去金陵，亲笔上书极力劝

日，齐丘至，请斩宗以谢吴主，乃黜宗为池州副使。久之，节度副使李建勋、行军司马徐玠等屡陈知诰功业，宜早从民望，召宗复为都押牙。知诰由是疏齐丘。

朱弘昭、冯贲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汉琼，己卯，徙成德节度使范延光为天雄节度使，代汉琼；徙潞王从珂为河东节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皆不降制书，但各遣使臣持宣监送赴镇。

吴主诏徐知诰还府舍。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诰疑有变，勒兵自卫。己丑，复入府舍。

潞王既与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从璋权知凤翔。从璋性粗率乐祸，前代安重海镇河中，手杀之；潞王闻其来，尤恶之，欲拒命则兵弱粮少，不知所为，谋于将佐，皆曰：“主上富于春秋，政事出于朱、冯，大王功名震主，离镇必无全理，不可受也。”王问观察判官滴河马胤孙曰：“今道过京师，当何向为便？”对曰：“君命召，不俟驾。临丧赴镇，又何疑焉！诸人凶谋，不可从也。”众哂之。王乃移檄邻道，

认为天时人心都不适宜；徐知诰听说，出乎意料，表示惊讶。过了几天，宋齐丘来到金陵，请求斩了周宗，用以向吴主谢罪，于是，便把周宗贬黜为池州团练副使。时间长了，节度副使李建勋、行军司马徐玠等人多次报奏徐知诰的功业，应当早日依从民众的期望，召回周宗恢复他的都押牙职务。徐知诰从此便疏远宋齐丘了。

后唐朱弘昭、冯贲不想让石敬瑭久居太原，并且想召回权知天雄军府的孟汉琼。己卯（初九），迁成德节度使范延光为天雄节度使，顶替孟汉琼；派潞王李从珂为河东节度使，兼任北都太原留守；迁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对这些调遣都不下皇帝制命，只是各派使臣持枢密院所行的文书，护送着到达镇所。

吴主杨溥下诏书命徐知诰回到他所造的府舍。甲申（十四日），金陵大火；乙酉（十五日），又失火。徐知诰疑心发生事变，聚集兵力以自卫。己丑（十九日），再回到府舍。

后唐潞王李从珂已经被朝廷猜忌疏远，朝廷又任命洋王李从璋暂主凤翔事务。李从璋性情粗鲁而且幸灾乐祸，以前代替安重海镇守河中，亲手槌杀安重海；李从珂听说要派他来接替自己，心里十分厌恶，想要拒绝朝廷的命令，却兵弱粮少，不知如何为好，便同所属将佐商议，众人都说：“自从皇上年纪衰老以来，国家政事都操纵在朱弘昭、冯贲手中，大王您功高名重，震慑君主，离开镇所必然不能保全自己。不能接受别人的替代。”李从珂询问观察判官滴河人马胤孙说：“现在，我需要前往京师洛阳，应当朝哪个方向为好？”马胤孙回答说：“君主有命相召，不能等待。您应该去京师参加先皇的葬礼，

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杀长立少，专制朝权，别疏骨肉，动摇藩垣，惧倾覆社稷。今从珂将入朝以清君侧之恶，而力不能独办，愿乞灵邻藩以济之。”

潞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当东出之道，尤欲与之相结，遣推官郝诩、押牙朱廷义等相继诣长安，说以利害，饵以美妓，不从而令就图之。思同谓将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与凤翔同反，借使事成而荣，犹为一时之叛臣，况事败而辱，流千古之丑迹乎！”遂执诩等，以状闻。时潞王使者多为邻道所执，不则依阿操两端，惟陇州防御使相里金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来计事。金，并州人也。

朝廷议讨凤翔。康义诚不欲出外，恐失军权，请以王思同为统帅，以羽林都指挥使侯益为行营马步军都虞候。益知军情将变，辞疾不行。执政怒之，出为商州刺史。辛卯，以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前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副

然后去太原的北都留守镇所，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众人给您出的是极坏主意，可不能听从他们的意见。”大家都笑他不达时变，太迂阔。于是李从珂便向邻近各道发出宣告文书，言称：“朱弘昭等人，趁先帝患病严重之时，杀长立少，专擅朝廷大权，离间挑拨皇室骨肉，动摇宗藩根基，深怕他们要倾覆唐室的江山社稷。如今，从珂即将入朝来清除皇帝身边的坏人，而又不是个人力量所能办到的，愿意请求邻藩各道支援，合力达到这个目的。”

潞王李从珂以为西都长安留守王思同正处在从凤翔东讨洛阳的必经之路上，特别希望和他相交结，便派遣推官郝诩、押牙朱廷义等接连接到长安去见王思同，向他说明利害，并馈赠美妓作诱饵，如果他不顺从，便就地把他处置了。王思同对所属将吏说：“我受过明宗皇帝的大恩，假如现在与凤翔一起造反，即使事情成功而获得荣耀，也还是一时的叛臣，何况事败而遭受耻辱，流下千古的丑恶遗迹呢！”便把郝诩等拘系起来，向朝廷作了报告。那时，潞王李从珂派出的使者大多被邻道所拘留，没有被拘留的就是依附了对方或脚踏两只船，只有陇州防御使相里金全心全意地依附顺从于他，派判官薛文遇往来商议联络。相里金是并州人。

朝廷研究讨伐凤翔的事。康义诚不想调派在外边，恐怕丢了兵权，便奏请派王思同为统帅，任用羽林都指挥使侯益为行营马步军都虞候。侯益晓得军情将要发生变故，推辞不肯成行；执政者恼怒，将他派出去任商州刺史。辛卯（二十一日），任用王思同为西面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前静难节度使药彦稠作他的副手，前绛州刺史裴从简为马步都虞

之，前绛州刺史萇从简为马步都虞候，严卫步军左厢指挥使尹晖、羽林指挥使杨思权等皆为偏裨。晖，魏州人也。

蜀主以中门使王处回为枢密使。

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凤翔行府；以护国节度使安彦威为西面行营都监。思同虽有忠义之志，而御军无法；潞王老于行阵，将士微幸富者心皆向之。诏遣殿直楚匡祚执亳州团练使李重吉，幽于宋州。洋王从璋行至关西，闻凤翔拒命而还。

三月，安彦威与山南西道张虔钊、武定孙汉韶、彰义张从宾、静难康福等五节度使奏合兵讨凤翔。汉韶，李存进之子也。

乙卯，诸道兵大集于凤翔城下攻之，克东西关城，城中死者甚众。丙辰，复进攻城，期于必取。凤翔城塹卑浅，守备俱乏，众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谓外军曰：“吾未冠从先帝百战，出入生死，金创满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从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谗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诛乎！”因恸哭。闻者哀之。

张虔钊性褊急，主攻城南，以白刃驱士卒登城，士卒

候，严卫步军左厢指挥使尹晖、羽林指挥使杨思权等都任为偏将。尹晖是魏州人。

蜀主孟知祥任用中门使王处回为枢密使。

丁酉（二十七日），加封王思同为同平章事，主持凤翔行府；任用护国节度使安彦威为西面行营都监。王思同虽然有忠义的志向，但驾驭军队却没有法度；潞王对于治理行军作战很有经验，将士希望升迁跻身富贵的，内心都愿意归附他。闵帝下诏派遣殿直楚匡祚拘捕亳州团练使李重吉，幽禁在宋州。洋王李从璋受命赴任，行至函谷关西，得知凤翔抗拒朝廷命令，便回来了。

三月，安彦威和山南西道张虔钊、武定孙汉韶、彰义张从宾、静难康福等五镇节度使上奏联合声讨凤翔。孙汉韶是李存进的儿子，李存进是李克用义子，本姓孙。

乙卯（十五日），诸道之兵会集在凤翔城下大举攻打，攻下了东、西城关，城里人死亡的很多。丙辰（十六日），继续进兵攻击城垣，一定要把城池攻取下来。凤翔城垣塹壕低矮浅薄，守备器材都不足，兵众与市民都感到很危急，李从珂登上城墙对城外攻打的军队流着泪说：“我从十几岁就跟随先帝经历上百次战斗，出生入死，满身创伤，创建了今日的天下；你们大家跟过我，亲眼看到了那些事实。如今，朝廷相信并任用坏人，猜忌自家骨肉，我有什么罪而受到诛伐啊！”因而痛哭不已，听到的人都哀伤而同情他。

张虔钊性情偏激而急躁，他负责主攻城西南，用刀驱逼士兵登城，士兵发怒，大骂

怒，大诟，反攻之，虔钊跃马走免，杨思权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帅诸军解甲投兵，请降于潞王，自西门入，以幅纸进潞王曰：“愿王克京城日，以臣为节度使，勿以为防、团。”潞王即书“思权可邠宁节度使”授之。王思同犹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晖大呼曰：“城西军已入城受赏矣。”众争弃甲投兵而降，其声震地。日中，乱兵悉入，外军亦溃，思同等六节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敛城中将吏士民之财以犒军，至于鼎釜皆估直以给之。丁巳，王思同、药彦稠等走至长安，西京副留守刘遂雍闭门不内，乃趣潼关。遂雍，邠之子也。

潞王建大将旗鼓，整众而东，以孔目官虞城刘延朗为腹心。潞王始忧王思同等并力据长安拒守，至岐山，闻刘遂雍不内思同，甚喜，遣使慰抚之，遂雍悉出府库之财于外，军士前至者即给赏令过；比潞王至，前军赏遍，皆不入城。庚申，潞王至长安，遂雍迎谒，率民财以充赏。

是日，西面步军都监王景从等自军前奔还，中外大骇。帝不知所为，谓康义诚等曰：“先帝弃万国，朕外守藩方，

他，反身攻击他，张虔钊连忙骑马逃，才免一死。杨思权因势大声喊着说：“大相公潞王，是我的君主。”便带领军队解去铠甲，丢掉兵器，向潞王请降，他从西门进入，把一张纸递给潞王说：“希望大王攻陷京城的时候，派我当节度使，不要让我当防御、团练的职务。”李从珂立即写了个“杨思权可任邠宁节度使”的字条给他。王思同还不知道这些状况，仍在督促士兵登城，尹晖大喊说：“城西的官军已经入城接受赏赐了。”于是，兵众都弃甲缴械投降，那声响得地动山摇。时至中午，乱兵都进了城，外面的军队也溃散了，王思同等六位节度使全逃跑了。潞王便把城中所有将吏士民的财物收集起来，用来犒劳军队，甚至连锅釜等器皿都估价赏赐与军队。丁巳（十七日），王思同、药彦稠等败退到长安，西京副留守刘遂雍关上城门不接纳，只得奔向潼关。刘遂雍是刘邠的儿子。

潞王李从珂设置了大将的旗鼓，整理兵众而向东挺进，把孔目官虞城人刘延朗作为心腹。开始，潞王还恐怕王思同等联合力量占据长安抗拒，到了岐山，听说刘遂雍不接纳王思同，高兴极了，让人去慰问安抚。刘遂雍把府库中的钱财全部取出来放在外边，军士先到的就发给赏金让他过去；等到潞王到达时，前面的军队已经普遍得到赏赠，便都不入城骚扰。庚申（二十日），潞王来到长安，刘遂雍迎接拜见他，并聚敛民间资财来充当赏金。

这一天，西面步军都监王景从等从前线奔逃回洛阳，朝廷内外都很震惊。闵帝不知该如何办，对康义诚等人说：“先帝辞世之时，朕正在外边戍守藩镇，当这个时候，谁

当是之时，为嗣者在诸公所取耳，朕实无心与人争国。既承大业，年在幼冲，国事皆委诸公。朕于兄弟间不至榛梗，诸公以社稷大计见告，朕何敢违！军兴之初，皆自夸大，以为寇不足平；今事至于此，何方可以转祸？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让之，若不免于罪，亦所甘心。”朱弘昭、冯贇大惧，不敢对。义诚欲悉以宿卫兵迎降为己功，乃曰：“西师惊溃，盖主将失策耳。今侍卫诸军尚多，臣请自往扼其冲要，招集离散以图后效，幸陛下勿为过忧！”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将兵拒之。义诚固请自行，帝乃召将士慰谕，空府库以劳之，许以平凤翔，人更赏二百缗，府库不足，当以宫中服玩继之。军士益骄，无所畏惧，负赐物，扬言于路曰：“至凤翔更请一分。”

遣楚匡祚杀李重吉于宋州；匡祚榜捶重吉，责其家财。又杀尼惠明。

初，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为秦王从荣所厚，及朱弘昭为枢密使，洪实以宗兄事之；从荣勒兵天津桥，洪实首为孟汉琼击从荣，康义诚由是恨之。

来继承大位，只在诸位明公所选取而已，朕实在没有心思与别人争当皇帝。后来继承了大业，年纪还很年轻，国家大事都委托给诸位明公办理。朕和兄弟之间不致于隔阻不通，诸位明公把有关国家社稷的大计见告，朕哪里敢不听从？这次兴兵讨伐凤翔之初，都夸大其辞，认为凤翔乱寇很容易平定；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有什么办法可以扭转祸局？朕准备亲自迎接潞王，把皇帝大位让他，如果不能免去罪罚，也心甘情愿。”朱弘昭、冯贇十分害怕，不敢答对。康义诚想用全部宿卫兵迎降作为自己的功劳，便说：“朝廷的军队溃散惊散，是由于主将的指挥失策。现在，还有很多侍卫部队，我请求亲自去扼守住冲要之地，招集离散了的部队，来谋求以后的效果，请陛下不要过于忧虑！”闵帝想派使臣去召唤石敬瑭，让他统兵去抗拒李从珂的人马。康义诚坚持要求自己去，闵帝便把将士招集起来进行慰问和动员，调用全部府库财物犒劳军队，而且许愿：平定凤翔之乱以后，每人加赏二百缗钱，如果府库不足，便用宫中锦帛珍玩变价补充。所以，军士更加骄横，肆无忌惮，背负着所赏赐的东西，在路上张扬说：“到了凤翔，还要再弄一份。”

朝廷派遣楚匡祚到宋州把李从珂的儿子李重吉杀了；楚匡祚拷打李重吉，没收了他的家财。又杀了李从珂已经出家为尼的女儿李惠明。

从前，马军都指挥使朱洪实很被秦王李从荣所厚爱，待到朱弘昭当了枢密使，朱洪实把他当作同宗兄长；李从荣率领兵马列阵天津桥包围宫垣的时候，朱洪实响应孟汉琼的召唤，首先袭击李从荣，康义诚由于曾经

辛酉，帝亲至左藏，给将士金帛。义诚、洪实共论用兵利害，洪实欲以禁军固守洛阳，曰：“如此，彼亦未敢径前，然后徐图进取，可以万全。”义诚怒曰：“洪实为此言，欲反邪！”洪实曰：“公自欲反，乃谓谁反！”其声渐厉。帝闻，召而讯之，二人讼于帝前，帝不能辨其是非，遂斩洪实，军士益愤怒。

壬戌，潞王至昭应，闻前军获王思同，王曰：“思同虽失计，然尽心所奉，亦可嘉也。”癸亥，至灵口，前军执思同以至，王责让之，对曰：“思同起行间，先帝擢之，位至节将，常愧无功以报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贵，助朝廷自取祸殃，但恐死之日无面目见先帝于泉下耳。败而衅鼓，固其所也。请早就死！”王为之改容，曰：“公且休矣。”王欲宥之，而杨思权之徒耻见其面。王之过长安，尹晖尽取思同家资及妓妾，屡言于刘延朗曰：“若留思同，虑失士心。”属王醉，不待报，擅杀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暗许迎立李从荣，便怀恨朱洪实。辛酉（二十一日），闵帝亲临府库左藏，给将士发放金帛货物。康义诚与朱洪实一起讨论此次用兵的利与害，朱洪实主张用禁军固守洛阳，并说：“这样做，对方也就不敢直攻洛阳，然后再想办法进一步加以解决，这是万全之计。”康义诚听了发怒地说：“洪实说这样的话，是想要谋反吗？”朱洪实说：“您自己要造反，还说别人要造反！”二人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大。闵帝听到了，召唤二人来询问，二人各将自己的意见向闵帝诉说，闵帝不能明辨二人争辩的是非，便把朱洪实斩杀了，军士更加愤怒。

壬戌（二十二日），潞王李从珂到达昭应，闻听前军抓获王思同，潞王说：“虽然王思同的谋划有所失误，然而他竭尽心力为其所奉侍的主上，也是可以嘉许的。”癸亥（二十三日），到达灵口，前军把王思同押见李从珂，李从珂责怪他，王思同回答说：“思同起于行伍之间，先帝提拔我，位至建立节度的大将，经常惭愧自己没有功劳报答重用的大恩。并不是不知道依附大王您马上就能得到富贵，帮助朝廷是自取祸殃，只是怕临死之日没有面目在九泉之下见先帝。假如失败了就用我的血来祭奠战鼓，也算是得其所了。请您让我早些就死！”潞王听了这些话大受感动，改容相敬，说道：“您别说了。”潞王想赦免了他，但杨思权一班人却羞见其面。当潞王兵过长安时，尹晖掠取了王思同的全部家财和姬妾，并多次对潞王心腹刘延朗说：“假如留下王思同，恐怕要失掉吏士之心。”趁着潞王酒醉，不等到向上报告，擅自杀了王思同和他的妻子。潞王酒醒之后，非常恼怒刘延朗，叹息了许多天。

癸亥，制以康义诚为凤翔行营都招讨使，以王思同副之。

甲子，潞王至华州，获药彦稠，囚之。乙丑，至阆乡。朝廷前后所发诸军，遇西军皆迎降，无一人战者。丙寅，康义诚引侍卫兵发洛阳，诏以侍卫马军指挥使安从进为京城巡检；从进已受潞王书，潜布腹心矣。

是日，潞王至灵宝，护国节度使安彦威、匡国节度使安重霸皆降，惟保义节度使康思立谋固守陕城以俟康义诚。先是，捧圣五百骑戍陕西，为潞王前锋，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军十万已奉新帝，尔辈数人奚为！徒累一城人涂地耳。”于是捧圣卒争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

丁卯，潞王至陕，僚佐说王曰：“今大王将及京畿，传闻乘輿已播迁，大王宜少留于此，先移书慰安京城士庶。”王从之，移书谕洛阳文武士庶，惟朱弘昭、冯贇两族不赦外，自餘勿有忧疑。

康义诚军至新安，所部将士自相结，百什为群，弃甲兵，争先诣陕降，累累不绝。义诚至乾壕，麾下才数十人；遇潞王候骑十余人，义诚解所佩弓箭为信，因候骑请降于潞

王。癸亥（二十三日），闵帝下令任命康义诚为凤翔行营都招讨使，任用王思同为他的副手。

甲子（二十四日），潞王攻到华州，俘获药彦稠，将他囚禁起来。乙丑（二十五日），兵到阆乡。朝廷前后所派发的各路军马，遇到凤翔来的军队后都纷纷迎降，没有一个肯于应战的。丙寅（二十六日），康义诚统领侍卫兵从洛阳出发，闵帝下诏书任用侍卫马军指挥使安从进为京城巡检；安从进已经接到潞王的密信，暗中布置亲信之人。

这一天，潞王到达灵宝，护国节度使安彦威、匡国节度使安重霸都投降了，只有保义节度使康思立打算固守陕城来等待康义诚的到来。以前，捧圣军有五百骑兵戍守陕西，这次充当了潞王的先锋，到了陕城之下，向城上人呼喊说：“禁军十万人已经转奉新帝，你们这几个人有什么用！白白地连累一城人遭到屠杀而已。”于是，捧圣军的兵卒争着出城迎降，康思立不能阻挡，没办法自己也出来迎降。

丁卯（二十七日），潞王到达陕州，僚佐劝潞王说：“现在大王将要到达京畿，传闻皇帝乘輿已经转移出去，大王最好微微在这里停留一下，先发布文告慰抚京城士庶。”潞王听从这个建议，便发布安抚文告传谕洛阳文武士庶说，除了朱弘昭、冯贇两个家族不赦免之外，其余人等都不要有忧疑。

康义诚的军队到达新安，所部将士自己相互结合，百八十人为一群，丢弃兵器铠甲，争先奔向陕州投降，连续不断。康义诚抵达干壕后，在他指挥下的人只剩几十个，路上遇到潞王在那里的候骑十多人，康义诚解下所佩戴的弓和剑作证，随着候骑请求向潞王

王。

戊辰，闵帝闻潞王至陕，义诚军溃，忧骇不知所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谋所向，弘昭曰：“急召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从进闻弘昭死，杀冯贲于第，灭其族，传弘昭、贲首于潞王。帝欲奔魏州，召孟汉琼使诣魏州为先置；汉琼不应召，单骑奔陕。

初，帝在藩镇，爱信牙将慕容迁，及即位，以为控鹤指挥使；帝将北度河，密与之谋，使帅部兵守玄武门。是夕，帝以五十骑出玄武门，谓迁曰：“朕且幸魏州，徐图兴复，汝帅有马控鹤从我。”迁曰：“生死从大家。”乃阳为团结；帝既出，即阖门不行。

己巳，冯道等入朝，及端门，闻朱、冯死，帝已北走。道及刘昫欲归，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辈不预谋。今太后在宫，吾辈当至中书，遣小黄门取太后进止，然后归第，人臣之义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无君而入宫城，恐非所宜。潞王已处处张榜，不若候俟教令。”乃归。至天官寺，安从进遣人语之曰：“潞王倍道而来，且至矣，相公宜帅百官至谷水奉迎。”乃止于寺中，召百官。中书舍人卢导至，冯道曰：

投降。

戊辰（二十八日），闵帝闻报潞王到达陕州，康义诚军队溃败，担忧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连忙派人召见朱弘昭商量怎么办，朱弘昭说：“急切召见我，是要加罪于我啊。”便投井而死。安从进听说朱弘昭死讯后，便在冯贲的府第杀了他，并杀死了他的家族，把朱弘昭、冯贲的首级送给潞王。闵帝想逃奔魏州，召见孟汉琼让他到魏州先去安排；孟汉琼不应召命，自己单骑奔向陕州。

以前，闵帝在藩镇时，宠信牙将慕容迁，即位为帝后，任用他为控鹤指挥使；闵帝将要北渡黄河去魏州，秘密地和他策划，让他带领所属兵士把守玄武门。当晚，闵帝带了五十名骑兵出玄武门，对慕容迁说：“朕即将去魏州，慢慢再图复兴，你带领有马的控鹤军跟我走。”慕容迁说：“生死跟着皇上。”表面上团结在闵帝周围；待到闵帝出了宫城后，他就关了城门不跟随了。

己巳（二十九日），冯道等人入朝，刚到端门，听说朱弘昭、冯贲已经死了，闵帝已经向北逃走；冯道和刘昫就要回家，李愚说：“天子出走，我们这些人未能参与预谋。现在，太后还在宫中，我们应当到中书省去，派小黄门太监去听取太后如何进止，然后再回自己的宅第，这是人臣的大义啊！”冯道说：“主上把江山社稷丢了，作为人臣只能侍奉君主，没有了君主而进入宫城，恐怕不合适。潞王已经处处张贴榜文，不如回去听候命令。”便回去了。到了天官寺，安从进派人告诉他说：“潞王加倍赶路而来，即将抵达，相公您应该率领百官到城西谷水去迎接。”冯道便在寺中停留下来，召集百官，中书舍人卢导来到，冯道说：“等候舍人很久了，如今

“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劝进文书，宜速具草。”导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设有废立，当俟太后教令，岂可遽议劝进乎？”道曰：“事当务实。”导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劝人者邪！若潞王守节北面，以大义见责，将何辞以对！公不如帅百官诣宫门，进名问安，取太后进止，则去就善矣。”道未及对，从进屡遣人趣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劳矣，安得百官无班！”道等即纷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息于上阳门外，卢导过于前，道复召而语之，导对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辈之罪，擢发不足数。”

康义诚至陕待罪，潞王责之曰：“先帝晏驾，立嗣在诸公；今上亮阴，政事出诸公，何为不能终始，陷吾弟至此乎？”义诚大惧，叩头请死。王素恶其为人，未欲遽诛，且宥之。马步都虞候萇从简、左龙武统军王景戡皆为部下所执，降于潞王，东军尽降。潞王上笺于太后取进止，遂自陕而东。

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闵帝至卫州东数里，遇石敬瑭；帝大喜，问以社稷大计，敬瑭曰：“闻康义诚西讨，

所急需办的事，是准备劝进的文书，请尽快起草。”卢导说：“潞王入朝，百官列班相迎就行了；倘若有废立之事，应当听候太后的教令，岂能仓促之间草率建议劝进呢？”冯道说：“办事应当从现实出发。”卢导说：“哪有天子在外，人臣却忽然拿皇帝大位劝人进据的啊！假潞王坚持在北面守臣节，用君臣大义来责备我们，将用什么话来回答？您不如率领百官进谒宫门，送进名帖问安，听从太后的进止，那样便去就两善了。”冯道还未及回答，安从进已经多次派人来催促，并说：“潞王来了，太后、太妃已经派遣宫中使者去迎接慰劳了，怎么能百官无人列班！”冯道等人就纷纷散去。过了一会儿潞王尚未到达，三个宰相冯道、李愚、刘昫正停息在上阳门外，卢导从他们面前经过，冯道又召他来谈劝进的事，卢导对答如初。李愚说：“舍人的话是对的。我们这些人的罪过是拔下头发也数不清了。”

康义诚到陕州来等待罪处，潞王责备他说：“先帝晏驾，立谁为嗣取决于你们诸公，现在皇帝居丧，政事也取决于诸公，为什么你们这些重臣不能始终如一，以致陷害我的弟弟至于如此地步啊？”康义诚十分害怕，叩头请求赐死。潞王素来厌恶康义诚的为人，但没有想马上杀他，暂且宽赦了他。马步都虞候萇从简、左龙武统军王景戡都被部下所擒拿，向潞王投降，朝廷的军队便全部都归降了。潞王上书给太后听从进止，于是就从陕州向东进军。

夏季，四月，庚午朔（初一），天还没有亮，闵帝到达卫州以东几里的地方，遇到石敬瑭，闵帝大喜，便向他询问如何保存社稷的大计，石敬瑭说：“听说康义诚向西讨伐，

何如？陛下何为至此？”帝曰：“义诚亦叛去矣。”敬瑭俯首长叹数四，曰：“卫州刺史王弘贇，宿将习事，请与图之。”乃往见弘贇问之，弘贇曰：“前代天子播迁多矣，然皆有将相、侍卫、府库、法物，使群下有所瞻仰；今皆无之，独以五十骑自随，虽有忠义之心，将若之何？”敬瑭还，见帝于卫州驿，以弘贇之言告。弓箭库使沙守荣、奔洪进前责敬瑭曰：“公明宗爱婿，富贵相与共之，忧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计于公，冀图兴复，乃以此四者为辞，是直欲附贼卖天子耳！”守荣抽佩刀欲刺之，敬瑭亲将陈暉救之，守荣与暉斗死，洪进亦自刎。敬瑭牙内指挥使刘知远引兵入，尽杀帝左右及从骑，独置帝而去。敬瑭遂趣洛阳。

是日，太后令内诸司至乾壕迎潞王，王亟遣还洛阳。

初，潞王罢河中，归私第，王淑妃数遣孟汉琼存抚之。汉琼自谓于王有旧恩，至澠池西，见王大哭，欲有所陈，王曰：“诸事不言可知。”仍自预从臣之列，王即命斩于路隅。

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之讨风翔也，留武定节度使孙汉韶守兴元。虔钊既败，奔归兴

元。怎么样了？陛下为何来到这里？”闵帝说：“康义诚也叛变离开了。”石敬瑭垂头长叹了好多次，说：“卫州刺史王弘贇是位宿将，懂得很多事情，请您等我与商量。”于是石敬瑭就去问王弘贇，王弘贇说：“前代天子流亡的也不少，然而都随从有将相、侍卫、府库、法物，使得随从的人有所依恃和希望；如今主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五十骑兵跟着他，我们虽然有忠义之心，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石敬瑭回来，到卫州的驿馆去见闵帝，把王弘贇的话告诉闵帝。弓箭库使沙守荣、奔洪进上前责备石敬瑭说：“您是明宗的爱婿，富贵相互共同享有，忧患也应当相互体谅、承担。如今，天子奔波在外，把希望寄托给您，以图复兴，竟然拿这四样来做托辞，这简直是要依附于叛贼而出卖天子呀！”沙守荣抽出佩刀要刺杀他，石敬瑭的亲将陈暉救他，沙守荣和阵暉相斗而死，奔洪进也自刎而死。石敬瑭的牙内指挥使刘知远带着兵卒进来，杀死闵帝左右及随从的骑兵，只是留下闵帝不顾而去。石敬瑭便向洛阳进发。

这一天，太后命宫内诸司的人到干壕迎接潞王，潞王急忙把来使遣回洛阳。

过去，潞王李从珂从河中罢官回洛阳，明宗让他归居私第，王淑妃曾经多次派孟汉琼去安抚他。孟汉琼自以为对李从珂有旧恩，到澠池西，见到潞王大哭，想有所陈诉，潞王说：“各种事情都不必说了，我全知道。”孟汉琼自己到了随从从臣之中，潞王下令将他斩首在路边。

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去讨伐风翔时，留武定节度使孙汉韶镇守兴元。张虔钊失败以后，逃奔兴元，会同孙汉韶呈献两镇之地

元，与汉韶举两镇之地降于蜀；蜀主命奉玺肃卫马步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李肇将兵五千还利州，右匡圣马步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张业将兵一万屯大漫天以迎之。

壬申，潞王至蒋桥，百官班迎于路，传教以未拜梓宫，未可相见。冯道等皆上笺劝进。王入谒太后、太妃，诣西宫，伏梓宫恸哭，自陈诣阙之由。冯道帅百官班见，王答拜。道等复上笺劝进，王立谓道等曰：“予之此行，事非获已。俟皇帝归阙，因寝礼终，当还守藩服；群公建言及此，甚无谓也！”

癸酉，太后下令废少帝为鄂王，以潞王知军国事，权以书诏印施行。百官诣至德宫门待罪，王命各复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乙亥，即位于柩前。

帝之发凤翔也，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既至，问三司使王玠以府库之实，对有数百万在。既而阅实，金、帛不过三万两、匹；而赏军之费计应用五十万缗。帝怒，攻请率京城民财以足之，数日，仅得数万缗，帝谓执政曰：“军不可不赏，人不可不恤，今将奈何？”执政请据屋为率，无问士庶自居及僦者，预借五月僦

投降了蜀国；蜀主孟知祥命奉玺肃卫马步都指挥使、昭武节度使李肇带兵五千人还镇利州，右匡圣马步都指挥使、宁江节度使张业带兵一万人屯驻大漫天以迎取他们。

壬申（初三），潞王李从珂到达蒋桥，百官在路上列班迎接，潞王传命，因尚未拜谒明宗的灵柩，还不可以接见大家。冯道等人也都上书劝进大位。潞王入宫谒见曹太后、王太妃，又到西宫，伏在明宗的棺柩上痛哭，自己陈说进诣朝廷的原由。冯道带领百官来谒见，下拜；潞王答释。冯道等人又上书劝进，潞王立即告诉冯道说：“我这次来，是迫不得已。等候皇帝还朝，先帝灵寝行礼完毕，理当还守藩镇的服制，各位明公忽然讲到这样的事，很没有意思啊！”

癸酉（初四），太后下令废除闵帝为鄂王，委任潞王李从珂主持军国大事，暂且以书诏印施行政令。百官进诣至德宫门待罪，潞王命他们各还其位。甲戌（初五），太后命令潞王应当即皇帝之位；乙亥（初六），在明宗灵柩前即位。

后唐末帝李从珂从凤翔出发时，答应入洛阳以后给军士每人赏钱一百缗。到达洛阳，询问三司使王玠，府库中的虚实如何，回答说有数百万库存。接着派人查实，金钱和布帛不过三万两、匹；而赏军的费用预计需要五十万缗。末帝发怒，王玠提请聚敛民财来补足，收集了几天，只得到数万缗，末帝对执政的要员说：“军队不可不赏，百姓不能不体恤，这事怎么办为好？”执政的人建议，可以根据房屋来筹措，不论士庶自己居住或是租赁居住的，预借五个月的租金数，末帝允

直，从之。

王弘贇迁闵帝于州麻，帝遣弘贇之子殿直峦往饷之。戊寅，峦至卫州谒见，闵帝问来故，不对。弘贇数进酒，闵帝知其有毒，不饮，峦缢杀之。

闵帝性仁厚，于兄弟敦睦，虽遭秦王忌疾，闵帝坦怀待之，卒免于患。及嗣位，于潞王亦无嫌，而朱弘昭、孟汉琼之徒横生猜间，闵帝不能违，以致祸败焉。

孔妃尚在宫中，王峦既还，潞王使人谓之曰：“重吉辈何在？”遂杀妃，并其四子。

闵帝之在卫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询遣使问起居，闻其遇害，恸哭半日，自经死。

己卯，石敬瑭入朝。

庚辰，以刘昫判三司。

辛巳，蜀大赦，改元明德。

帝之起凤翔也，召兴州刺史刘遂清，迟疑不至。闻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县、金牛、桑林戍兵以归，自散关以南城镇悉弃之，皆为蜀人所有。癸未，入朝，帝欲治其罪，以其能自归，乃赦之。遂清，邠之侄也。

甲申，蜀将张业将兵入兴元、洋州。

乙酉，改元，大赦。

许这样办。

王弘贇把闵帝从驿馆迁居到州署，末帝派王弘贇的儿子殿直王峦前去用毒酒去饷杀他。戊寅（初九），王峦到卫州谒见闵帝，闵帝问他干什么，王峦不回答。王弘贇多次进酒，闵帝知道其中有毒，不肯喝，王峦将他勒死。

闵帝性情宽厚，对于兄弟敦诚和睦，虽然遭到秦王李从荣的忌恨，但闵帝以坦白心怀对待他，终于避免了祸患。继位以后，对潞王李从珂也没有什么嫌隙，但朱弘昭、孟汉琼那一伙人横生猜疑离间，闵帝不得不听从他们，所以招致了祸败。

孔妃此时还在宫中，潞王让人问她说：“李重吉现在在哪里？”于是把孔妃连同他的四个儿子一同杀了。

闵帝逃至卫州，只有磁州刺史宋令询派人问候起居，听到他遇害，痛哭半天，自己也上吊死了。

己卯（初十），石敬瑭来朝见。

庚辰（十一日），任用刘昫判理三司。

辛巳（十二日），蜀国实行大赦，改年号为明德。

末帝从凤翔起兵时，曾经召唤兴州刺史刘遂清，迟疑不愿来。得知末帝占据洛阳，刘遂清便全部聚集三泉、西县、金牛、桑林的守戍士兵回归，把散关以南的城镇全部放弃了，都被蜀人所占有。癸未（十四日），来到朝廷，末帝要治他的罪，由于他能够自己归来，于是又赦免了他。刘遂清是刘邠的侄儿。

甲申（十五日），蜀国将领张业带兵进入兴元、洋州。

乙酉（十六日），后唐李从珂改年号为清